

講經，我們應別人的邀請去講一部經，在事先一定要去了解周邊的環境。十年前，也就是八七年，我在香港講經，有三位新加坡的同修當時在香港聽我講經，聽了之後他們很歡喜，邀請我到新加坡來，我就跟他們一道到此地來了，來住了十天，十天了解這一邊的環境。這邊的道場我們去參觀一下，這邊的法師們我也曾經一一拜訪過，打聽一下這邊佛教的狀況，曾經有哪些法師在這邊講過經，講過哪些經，聽眾反映怎樣，這樣子了解之後，我們心裡就有一個底子了，在這邊應該講什麼。

這個狀況明白之後，我第二年到這邊來講《無量壽經》，在他們剛剛建好的青年弘法團，那個時候李木源居士是團長，給我的時間是一個月，每天講兩個小時，六十個小時要把這部經講完。大概在外面講經我們都會受到時間上的限制，於是講經要做一個計畫，六十個小時怎樣分配把這部經講圓滿。如果是三十個小時，那就有三十個小時的講法，十個小時有十個小時的講法，預先要有一個計畫，要有一個妥善的分配，我們這樣才能夠成功，不至於失敗。對於道場、聽眾、周邊的環境了解，你講的時候就容易契機，大眾聞法能得受用。法緣就是從這個地方結下來的，以後每年至少都要來一次，時間大概是一個月的樣子，曾經有一年來過兩次，也有兩次順便到馬來西亞去看看，在檳城，在吉隆坡，吉隆坡曾經講過一個星期。這就是說觀機是非常重要的，時間的分配不能不注意，講一部經如是，我們一個人在這一生當中亦復如是，也要懂得時間上的分配。

往年我曾經說過，年輕的時候是學習黃金的時代，世出世法學

習都在年少，但是一般人在二十歲以前都是在摸索人生的方向，路徑沒能確定，所以二十歲以前可以說是我們吸取一般常識的時代。因為現代教育跟古時候不一樣，古時候有老師指導，老師對學生要負責任，現代的教育跟古時候師道相差很遠，老師只是傳授一些知識而已，對你一生他不會負責任的。二十到四十是我們這一生關鍵的時代，我們也在這個時代才真正認清佛法，明白佛法，發心來修學，所以二十歲到四十歲是我們發憤修學的階段。

四十到六十是我們奉獻的階段，我們要知恩報恩，或者是從事於弘法的工作，或者是從事護法的工作，道場裡面的執事是護法，住持是負弘護的總責任。而六十之後就要覺悟到要辦自己的事情重要，生死事大，如何將來決定得生淨土，這是我們一生當中最大的事情，所以晚年應當辭謝一切執事，念佛求生淨土，在這個時期人家請你講經可以，不礙你念佛；教學可以，也不礙念佛，但是擔任執事就操心、分心了，對自己修持功夫就有妨礙。所以六十以後最好不要擔任執事，有精神、有體力可以從事教學、講經的工作，應當以念佛為主，這是我們在一生當中如何安排時間。你安排得妥善，你這一生當中一切都會順利，安排得不妥善，你的光陰就虛耗了，這一生就談不上成就了。所以無論是大事、小事，成功的人，古今中外諸位自己細心去觀摩，他們的特色就是對於時間安排得非常妥善。

佛法經典的傳承教學，古人五年學戒，我們應當留意，這個方法自古代代相傳，傳了兩、三千年這麼長的時間，歷代成就多少人才，開悟的，證果的，這裡面一定有大道理存在。現代人可以說迷信科學，將古代優良的傳統用不合時代、迷信這些字眼就把它拋棄，不曉得那是真正寶貴的東西，這就是我們一般人講的不識貨，非常可惜。佛家訓練講經用覆小座的方式，諸位要曉得這個方式是從

阿難尊者開始的，當時結集經藏就是覆小座，迦葉尊者是主持人。因為阿難的記憶力很好，世尊的侍者，世尊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法，阿難都能夠聽聞，所以就由他來複講。

複講的原則，講漏了沒有關係，決不能添一些，你添加是你自己的，佛講了十句話你只記得六句，就把六句記下來就可以了，你可不能自己再造四句加進去，那就錯誤了。所以這個原則一直延用到後代，這是開始學講經的時候一定用這種方法。這種方法諸位要曉得，它裡面甚深的義趣就是在訓練「根本智」，根本智就是戒定慧三學，你遵守這個方法，這是持戒，遵守這個原理原則，踏著老師的腳步決定守這個方法，你不會走錯路，你講經不會背因果。宗門有一個公案，「錯下一個字轉語，墮五百世野狐身」，你講錯還得了！你要負責任的。這個公案是百丈大師的。我們遵循前人的腳步，我們就不會走錯路。

李炳南老居士教給我們，讓我們學講經採取古人一種註子，依照這一個註子來講，如果講錯了，那是他註解註錯了，我沒講錯，責任可以推給他，如果我自己加東西在裡面，或者是找別的東西混合在裡面，那個錯誤自己要負責任，那不是他的事情。所以這個就是守法，這也叫師承，學一個人的，跟一個人學，這裡面就成就自己的戒定慧三學。遵守這個方法、原理原則，這是持戒；一心專注是修定；經義、境界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是智慧，教下訓練根本智的方法就在此，根本智成就了。古來的祖師大德們限定的時間一般都是五年，就是訓練根本智（戒定慧三學）的時間是五年，五年之後你的心定了，智慧開了，有能力辨別邪正是非了，這個時候才廣學多聞，叫你參學，成就「後得智」，後得智是無所不知。

我在初學講經的時候完全依循李老師所說的，也就是複講，講演我是依據印光大師的文鈔，所以在臺上都有依據，我們在臺上的

心也是輕鬆，也能夠穩定，不怕別人為難，人家來問難，這是祖師說的，經上說的。到自己智慧開了，自己有見地了，才所謂是得心應手，左右逢源，那是後得智現前，後得智決定是從根本智來的，這個是可以提供給諸位做參考的。

一位好的老師，好的善知識，我們能親近到，我們相信他的話，肯聽他的話，確實少走很多冤枉路。我們曾經看見有不少年輕的法師發心研教，那個勤奮、用功、努力，我們看到自嘆不如，非常感動，但是到最後他都失敗了，失敗的原因是他不懂方法，他不是不用功，不是不勤奮，他就是現在一般人的毛病，摻雜許多的註疏，真是非常勤苦。說出來之後，變成一個大雜燴，叫人家不知道他講的重點在哪裡，這個是失敗，他自己也不曉得失敗在哪裡。講到最後沒有人聽，興趣就沒有了，這樣就退下來了，這樣的人太多了，都是不懂得方法，或者是不相信這個方法，方法看起來非常笨拙，但是有效。剛才講的時候，它能夠成就你的根本智，它能夠成就你的戒定慧。